



增訂 汪份

四書大全

孟子集註六

四十



DA-32
2801
48-40



門 6-2
號 2801
卷 48-40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七章言出處之道二章言仁政一章言異端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直伸也八尺曰

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

者小所伸者大也

南軒張氏曰謂屈已事小王霸為大此自春秋以來風俗習於霸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新安陳氏曰孟子平生以不見諸侯自守故以此為問附蒙引不見諸侯宜

四書脈曰宜若可為是陳代解志意○困勉錄曰麟士謂周制十寸八寸皆為尺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是故十尺曰丈而又有八尺曰尋之說今小尺當管尺八寸者亦舊制相沿非妄起矣說見禮書

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此只是枉尺直尋道理。又引志曰云云者。明其從來有此說話。而諷其為之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

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

皮冠左傳景公將殺虞人虞人辭曰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元首也志士固窮

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

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

困勉錄曰此節言義不當如是且夫枉尺以下則言代言利之非不可以齊景公節為應首節不見諸侯五句且夫枉尺以下為應枉尺直尋之言蓋不見諸侯五句內已有枉尺直尋之意註須善看○份按陳代以不見諸侯為枉尺以伯王可致為直尋朱子豈不知不見諸侯五句內即有枉尺直尋之意哉但以為此節是就其一見諸侯之言而折之下三節是就其枉尺直尋之言而折之故如此分析耳

言夫音扶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

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是掌告之以

不可往見之意朱子曰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若果識得此意辦得此心則無

軒張氏曰虞人守官義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也使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南軒張氏曰虞人守官義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也使一有畏死之心應非其招則見利忘義矣自常情觀之必重一死而以非其招為細事不知義之所在事無巨細苟愛一身之死而隳天命之正則凡可以避死者無不為而弑父與君之所由生也充虞人之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之心也人紀之所由立也是以夫子取之引朱子曰不忘二字是活句言是操了能不顧利害不是說定要死於溝壑而喪其元○問虞人是志士乎是勇士乎抑兼得志士勇士乎曰若貶斥而死則為志士矣若被刑而死則為勇士矣虞人奚擇焉

梁無知曰。此節提出一利字。
○翼註曰。枉尋直尺。如大壞
名節而小就功名之意。亦可
為與。還是不義而不可為。非
不利而不可為也。戊戌墨卷
多是就得不償失。并違其計
利之初心說。惟程文得之。
困勉錄曰。陳新安謂見諸侯
本非小節。極是。然孟子此處
亦姑未辨此意。只是言義之
不可少。屈利之不可或徇。至
且子過矣。以下方兼此意。又
曰。大全朱子援天下一條。當
屬白文。且子過矣之下。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

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

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和靖尹氏曰。有

枉尺而直尋之心。則亦必至於枉尋而直尺矣。○朱

子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已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援天

下之具矣。更說甚事。自家身既已壞了。如何直入天

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

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如

且在理上求之。○慶源輔氏曰。人有一計利之心。則

惟利是務。始猶有枉小直大之辨。浸浸不已。其終併

大小皆不復計。不至滅天理壞人紀不止也。孟子所

以極其流而言之。附蒙引甚言其不可者。蓋枉尺而

直尋已不免於喪已而為不可。乃至於枉尋直尺所

喪愈多。所得愈少。乃不復計較廉恥而為之。甚不可

也。孟子非是以枉尺直尋為可。至於枉尋直尺。乃不

可為也。○此便見得枉尺直尋之言。不是正當話。然

猶是做有直尋之利說。至末段則又破去了利字。謂

決無枉尺而能直尋之理。皆是

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

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而

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

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

終日不獲一禽。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

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疆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於兩反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

子倖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扶又反之再乘也疆而後

可嬖奚不肯疆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

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

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去聲下同也詩小

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

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朱子曰詭遇是做

是做人不敢做底○雙峯饒氏曰射者是驅禽獸來

迎而射之此禽當中來則可以正射若來得不正則

四書脈曰比而得二句是推其羞與為比之心若丘陵暗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

或當左或當右以射之御者自有法度射者不過迎而射之則不中非關御者事詭遇是詭道以遇禽獸射者不能迎而射之而御者以詭遇則得中非射者之能乃御者之力也又曰前引虞人明不可往見之意後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附存疑以易王用三驅失前禽來看凡田獵是前面驅禽來我馳車迎而射之馳車者自有正法禽獸之來不皆正或左或右此在射者顧盼左右迎而射之耳奚不善射但是禽獸當頭者方能射之或左或右者皆不能射故終日不獲一詭遇是因他不能左右迎射舍馳車正法驅車左右以迎之所以一朝而獲十也饒氏說亦儘明白蒙引不知何為未曉○蒙引謂王良簡子語之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兩句要相連說重在下句看大註而字可見且獨曰今嬖奚不能也尤可見下句重請辭亦王良之言言非孟子記述之言

指枉尺直尋。○賽合註曰。大則以王。小則以伯。丘陵禽獸耳。又焉用之。○徐傲曰。枉尺。已未有能直人。言非但枉尺。直尋。亦非但枉尋直尺。其勢必至徒枉而無所直。蓋枉者原無直之理也。夫枉已。即能直人。於義理尚且不可。况枉已。必不能直人。其不當言益明矣。○翼註曰。直尋之直伸也。直人之直正也。二字不同。意實相因。直人應王伯說。如伊尹伐夏救民以正天下。正是直人處。人字兼得君民。然渾然為得。○困勉錄曰。不見諸侯非小節。此不但在利害上方有此意。但上文孟子未暇及此意。至且子過矣以下方兼此意耳。

哉。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何哉。何也。達說云。總是說如何其可也。困勉錄曰。圈外註言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此亦是就淺一層說。

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

南軒張氏曰。事無巨細。莫不有義利之兩端存焉。曰

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學者要當立此志。而後可以守身。○蒙引。御者且羞與射者比。至弗為也。當以連屬上條。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當更提頭而自為一條。○言汝謂一屈已。便可致王伯。不知道不行於已。而欲行於人。無是理也。尚何王伯之望哉。故曰。直已守道。所以濟時。乃知孟子堅執不見諸侯之義者。固非自為貴重也。為是故耳。○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

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

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

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

行哉。慶源輔氏曰。欲道之行。仁也。進必以正。義也。仁義並行而不悖。所以為聖賢。○新安陳氏曰。揚

雄謂孔子見陽貨為誦身。以信道。龜山謂雄非知孔子者。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誦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當即此意。以讀孟子此章。竊謂陳代以不見諸侯為小節。殊不知自君子觀之。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枉已從人。失身莫大焉。不可以為所屈者。小也。枉已。即是枉道。枉道決不能行道。所關之大如此。而可視為小節乎。戒枉尋直尺。而徇利過人。欲也。守義而不枉道。存天理也。不見諸侯。凡三章。此章一也。此篇第七章。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二也。萬章下篇。第七章。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三也。宜參觀之。附

蒙引天下之事有義理有利害孟子之不見諸侯主義理者也陳代之言主利害者也然主義理者自兼得利害專主利害者未免乖於義理而終之則利害所計者亦不完此章自齊景公田以下俱從義理上說至末云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則所計者於利害亦盡矣○存疑此章答陳代大段有兩意齊景公田一條是說不見諸侯之義且夫枉尺直尋以下是說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枉尺直尋以下又自分三節首節言枉尺直尋是計利之心將無所不至以見不可為昔者趙簡子至如枉道而從彼何哉是言枉尺而直尋君子之所不為且子過矣以下是言枉尺亦無直尋之理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音稅諸侯使

四書釋地續曰公孫衍張儀皆魏人出史記本傳蓋衍陰晉人陰晉今華陰縣秦本紀惠文君六年已丑魏納陰晉我更名曰寧秦漢地理志故陰晉秦惠文王五年戊子更名寧秦雖紀年小異要當衍

生長時尚屬魏故為魏陰晉人至儀則魏之支庶見呂氏春秋故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

困勉錄曰新安謂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為衡者然按史記犀首常佩五國之相印為從長則固不必專主連衡說也

困勉錄曰蒙引謂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引禮全在女子之嫁云云夾帶此一句按此說固似是然孟子說丈夫一段正見丈夫且不為何論大丈夫也非全不重也又曰翼註謂以順為正二句但就女子說下補儀衍乃蒙引則云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看本文及書註此二句似乎孟子子之言然問諸讀禮者則謂

相攻伐故諸侯懼也新安陳氏曰二人皆破六國之兵猶火故也蒙引通鑑所謂犀首者即衍也犀首魏官名衍嘗為此官又秦惠王使犀首救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度反

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去聲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

此二句皆是禮言。按蒙引太拘禮文雖或有之。然此二句只作孟子自言為存疑得之淺說。從蒙引不是。○賈谷註曰。禮在無違夫子止。末二句還是孟子言。

四書家訓曰。儀行所持在權勢。孟子所持在道德。主持自我。○困勉錄曰。廣居三句。猶二尊德樂義與儀行之持權勢相反。得志五句。猶云則可以貴貴矣。與儀行之俯仰從入相反。內揚出三箇大關頭。

來說。又曰。大全辨芭山張氏。苦苦說廣居正位大道不可分配。仁義禮敢於背朱子可笑。○翼註曰。大道字是路字。下獨行其道。道字是道理。兼三者言。○四書脉曰。與民由之。難說是必與斯民共居。廣居。共立正位。共行大道。只推其所居。以涵育天下。推其所立。以範圍天下。推其所行。以化裁天下。即是與民由之之意。困勉錄曰。論來仁禮義俱是本於心。而達於事。然分言之。則三者自有存心持身處事之別。又曰。玩大全朱子。則居廣居是三句之主。然口氣只是三平。朱子是論道理如此。

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雙峯饒氏曰。儀行雖使得諸侯懼。不過順其欲耳。諸侯志在土地。二人從而投其所好。說之征伐。以得土地。不過妾婦之事。爾丈夫且不可為。况大丈夫乎。○存疑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兩句正是孟子之言。說了方以集註貼之云。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安得為大丈夫哉。○蒙引不是。阿諛苟容如何能竊取權勢。使得諸侯懼。懼是他國諸侯懼也。本國諸侯他却着阿諛苟容始得。又曰。阿依也。諛諂也。阿諛所以苟容者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

朱子曰。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立於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此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上面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論下面二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道是用。要之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居字就心上說。立字就身上說。行字就施為上說。又曰。正位就處身上說。大道就處事上說。廣居是不狹隘。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何廣如之。正位大道只是不偏曲。○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三句。雖平說。朱子廣居一句。極重。仁者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如廣居之內。何所不容。其所立。所行。從可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仁禮義也。所得亦知矣。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道即仁禮義之道。淫蕩其三者。

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

趙氏曰富貴則求得欲從故易至蕩其心

貧賤則居約處困故易至變其節遇威武又易至隕樓震懼故多挫攝其志氣

何叔京名

昭武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

反部鄙

天下不復

扶又反

見

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

以念反

可

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

耳何足道哉

朱子曰居廣居以下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著他便能如此○觀孟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曾次浩然如濯江漢

而暴秋陽也○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朱子曰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真天下之廣居矣

履繩蹈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彝循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

份按以神其說神字乃伸字之訛

份按註云蕩其心也云云則南軒所謂不能淫此廣居正位大道之說非是

與民由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己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視衍儀之以睢盱側媚得志於一時真可謂妾婦之為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然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主而夫三言者又以廣居為主也○南軒張氏曰公孫衍張儀持合從連衡之說以動諸侯景春徒見其言足以押闔搖撼而遂以為大丈夫其說固為陋矣而孟子以衍與儀比妾婦之道者蓋事君以彌違為義不當徇其欲也衍與儀不知正救其心術而徒探其意之所欲為以神其說此何以異於妾婦之道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乎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天地萬物本無有間惟其私意自為町畦而失其廣居失其廣居則遷奪流蕩亦無以立於正位而行其大道矣與民由之與共由乎此也雖不得志此道未嘗不由於己也不能淫不能淫此不能移不能移此屈不能移此屈此也此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已而外物舉不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足以貳之也。所謂大丈夫者蓋如此。○雲峯胡氏曰：當時但見姦巧之人，氣焰可畏，豈知聖賢剛大浩然之氣哉？通考朱氏公遷曰：中庸故君子和而不流，至章末與此一節言節操，通以立身之道言之，亦曰平居自守之節。餘如孟子論柳下惠之介，亦是此類。但君子大丈夫是學問之功，下惠之可稱者，只是資質之美，未必義理之純全也。附淺說所謂大丈夫者，知有理而不知有勢，恃在己而不恃在人，存心以仁而居天下之廣，居持身以禮而立天下之正，位制事以義而行天下之大道，所性既全，無往不善，得志則與民共由其道，不得志則獨行其道，遇富貴則惟知有是道，不知有富貴，而富貴不能淫，遇貧賤則惟知有是道，不知有貧賤，而貧賤不能移，遇威武則惟知有是道，不知有威武，而威武不能屈，高明與游而超然於塵埃之外，從容自得而浩然於天地之間，此之謂大丈夫。○蒙引：廣居曰天下之廣居，正位曰天下之正位，大道曰天下之大道，天下字不閑，蓋皆是一等的，直到至極處。○此只言仁禮義不及知者，知則知

四書脈曰：此性萬善包羅，四端咸備，胞與民物，覆載八荒，何廣也。○份按四書脈兼心之德愛之理，講廣居存疑，只主愛之理言，愚謂存疑所云似亦有理，然終當以兼說為長。

此三者弗去是也。○存疑：居如人之居宅，孟子嘗曰：仁人之安宅，此又曰：天下廣居者，自其安固不危言，則曰：安宅自其寬大有容言，則曰：廣居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安宅從心之德言也。故曰：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曰：廣居從愛之理言也。故曰：殺一無罪，非仁也；居惡在仁是也。○仁者愛之理，近而親親，遠而仁民，又遠而愛物，皆此愛也。何廣如之？此人之所宜居，故謂之廣居也。居廣居，看來只是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意也。蓋充得此理盡，便是能居廣居也。○位是人身所立之處，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可見禮是位。又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孟子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我欲行禮，可禮認立正位意，禮是人道之紀綱，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散見於日用事物之間，皆吾身所當立之位也。○孟子嘗曰：義人之正路，此言天下之大道，正言無邪曲也。大言不狹小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乃人出入往來之所當由，故謂之正路。又謂之大道。○得志與

四書家訓曰古之君子仕乎
霄豈不知蓋將欲以難仕諷
孟子故先以社誥之耳○困
勉錄曰徐徹弦云皇皇如也
連出疆必載質讀是以未仕
者言三月無君則弔以已仕
而失位者言按養合註四書
脈四書家訓皆云無君俱就
先有位而後失位者說○合
註曰出疆就是失位之初不
可認做三月後事惟其三月
無君則皇皇如也所以出疆
必載質庶不至於三月無君
矣無君俱指先有位而後失
位言見已仕失位尚且皇皇
而弔則未仕者豈不為見用

民由之達則兼善天下也不得志獨行其道窮則獨
善其身也居仁立禮由義則道充於己在外者不能
奪之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便是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道理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

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

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贊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

弗得之意記曰皇皇焉如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

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

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音木工商執雞摯之為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亦作贊皮

圖也○份按翼註云弔作自
家憂戚之意愚謂下節不敢
宴是自家憂戚則弔字固是
他人之弔也

說統曰諸侯耕助四句是禮
文出記祭義下四句是孟子
解禮惟士無田二句是禮文
出記王制下又是孟子解禮

帛者束帛而表以為之飾皮虎豹之皮羔小羊取其
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
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
先雞取其守時而動
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
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上聲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

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

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

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永反

孟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下

份按禮書籍田公桑二條宜採今補載之。○禮書曰天子為籍千畝於南郊正陽之位也。冕而朱紘。朱者正陽之色也。諸侯為籍百畝於東郊少陽之位也。冕而青紘。青者少陽之色也。其時則中春。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國語曰日月底於天廟。至於初吉。先時五日告協風。至。即齋官三日乃行是也。其日則剛日。由禮曰外事用剛日。月令曰乃擇元辰是也。其祭則祈社稷於內。享先農於外。詩曰春籍田而祈社稷。國語曰膳夫農正陳籍禮是也。其禮則后帥六宮贊事於內。司空后稷太史贊師。鬱人犧人膳夫農正司徒太師贊事于外。周禮內宰詔后帥六宮之人。生

禮曰諸侯為籍秦昔反百畝。冕而青紘。音躬躬秉耒以耕。

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

記祭義昔者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纓也。躬秉耒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粢。音咨。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齋盛。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籍之為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耘。芋終之。齋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以稷為長。在器曰盛。○穀梁傳桓公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甸粟而內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春之。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反。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繅三盆手。

種稷之種獻之於王。國語曰太史告稷司空除壇。類是也。親載耒耜。猶農者之出疆也。載必措於保介之御。問又明勸農者也。王必三推。即所謂一壇也。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即所謂班三之也。王以一人而發其土。三公三人。卿九人。大夫二十七人。繼之。則月令所言者推數也。國語所言者人數也。庶人終於千畝。甸師所帥之徒也。既事則王歌。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反執爵於大寢。公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此春耕之終事也。若夫夏耕秋穫。王又至焉。國語所謂耨穫亦於藉是也。後世月或用孟春日。或用亥或用乙。耕或於東。或於東南。或於近。或於遠。衣或以通

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音斧文章。周禮冬官考工

先王先公。記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

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蠶於蠶室。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三宮。半王后也。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濕。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奉為君服。與平聲。遂副禕。而受之。副禕。王后之服。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以手振之。以出緒也。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紘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祭。先王先公敬之至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紘以組為之。而屬兩端于武。所以固冠于首也。副者。王后之首服。猶王之冕。禕者。王后之衣。猶王之衮衣。二者皆王后之服。此言諸侯之夫

天冠青纁青衾。相或以蠶耕或畫瓏。壇或祭先農。或祭社。祭或以太牢。或以羊。此歷代之禮所尚異也。考之於禮。蠶合萬物而索養之。則群小祀也。其禮主先。皆先農也。王以玄冕祭之。則耕藉之祭。先農其服玄冕可知也。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鄭氏謂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則祭先農用牛牲可知也。王之藉掌以甸師。而諸侯亦有甸人。則諸侯之禮與王畧同矣。○天子諸侯之禮文而有辨。故耕於南郊。東郊。王后夫人之禮質而少變。故皆蠶於北郊。公桑蠶室。近川為之。以其便於浴蠶也。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所以謹於養蠶者也。其始也。天子薦鞠衣。

人者禮記注謂審二王之後與。○吳氏程曰。副編髮為之。所以覆首為飾。禕與鞞同。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綴于衣也。○趙氏惠曰。周禮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禕衣其一。其色玄。追司掌王后首服。為副。夏后氏官名。故以名冠冕之官。副遺象。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眉承。所以覆。敷救。器者。慶源輔氏曰。此先王之其心。至於不得奉祭祀。則神不容以自安。而人亦以為弔焉。古人之重祭祀也如此。○雙峯饒氏曰。三月無君。則弔。恐是為士先有位。後失位者言之。畢竟子為士。則祭以士。子為大夫。則祭以大夫。尋常有祭。一旦失位。而不得祭。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可弔之。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古

於先帝。以告將蠶。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以趨蠶事。而后之首飾以編服。以鞠衣。屨以黃履。車以翟車。貝面組。總有握。及郊。享先蠶。然後東鄉。而躬桑焉。鄭氏曰。東鄉者。嚮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而留養者。所卜夫人。世婦也。考之祭義。諸侯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則后不常留養可知也。及繭之成。夫人副禕受之。三盆手。則后亦躬桑。后夫人之事耳。天子必薦鞠衣。君必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使人蠶室者。內外相成之義也。故建國先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裸。獻后亞之。賓客則王致酒。后致飲。以至王耕籍。后獻種。王射。

人重祭祀。故如此。不然。則如何。三月無君。便弔。附蒙引。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兩句。只帶惟士無田一段。蓋主意在答三月無君則弔。○說夫人蠶繅。而又兼祀先王先公者。諸侯亦助祭於天子之廟。故也。○蠶本。是世婦繭成。然後獻夫人。繅。今云夫人蠶繅者。蠶亦夫人主之也。且曰。使世婦使者。誰使之。夫人治內事也。○夫人副禕受之。註云。副者。王后之首服。猶王之冕。禕者。王后之衣。猶王之衮衣。二者皆王后之服。此言諸侯之夫人者。禮記註謂審二王之後。與愚按。謂王后之服。只循舊文。而不察。夫人亦有副也。如衮冕一般。天子有衮冕。諸侯亦有衮冕。但天子自有天子之衮冕。王后自有王后之副禕。制固必有等殺矣。此處小註。都欠主張。○繅三盆手。小註不甚明。禮記註曰。三盆手者。置繭于盆中。而手三次淹之。每淹則以手抓出其緒。故曰三盆手也。方氏云。夫人之繅。止於三盆。猶天子之耕之於三推。○繅繹繭為絲也。亦作縲。○士無田。不仕。則不得公田。所入是為無田也。○牲殺牲必特殺。也不敢用見成牲肉也。故曰牲。

牲后春盛則后夫人之躬桑
王與諸侯不可不與之也躬
桑不過鞠衣而受繭必以副
禕者重繭之成也繅必三盆
手者禮成於三也三盆手猶
王籍之三推也然後布於三
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
綠之玄黃之以爲祭服猶庶
人之終歆也
份按王之吉服九而祭服居
其六后之吉服六而祭服居
其三以婦人不與天地山川
社稷之祭故也王之服衣裳
異色后之服連衣裳而色同
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
王之服禕而無裏后之服裏
而不禕以陽成於奇陰成於
偶故也所謂后之吉服六者
曰禕衣揄狄關狄鞠衣展衣
緣衣而禕衣揄狄關狄者衣

殺○輔氏解不敢以宴謂神不敢以自安者非也上
句不敢以祭是人下句承言亦不敢以宴乃可謂神
乎且神既不自安則人又當何如何不
就人言不敢自安愈爲見其可弔耶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

哉爲去聲
舍上聲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
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
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

服也禮書謂皆畫於衣此
之謂三翟也禕衣色玄從王
祭先王服也揄狄色青從王
祭先公服也關狄色赤從王
祀群小祀服也鞠衣色黃服
之以贊者也展衣色白服之
以禮見王及賓客也緣衣色
黑服之以燕居及進御於王
也此六服皆素少爲裏也內
命婦三夫人之服鄭注玉藻
謂爲揄狄注內司服則曰關
狄二說不同九嬪蓋自鞠衣
而下世婦自展衣而下女御
則緣衣外命婦三公之妻鄭
注以爲關狄禮書謂爲揄狄
未詳孰是孤之妻服同九嬪
卿大夫之妻服同世婦士之
妻服同女御若乃二王後之
夫人及魯夫人則禕衣也侯
伯之夫人則揄狄子男之夫

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
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
鑽穴隙之類也爲去聲
去逆反惡去聲

管子解見形旬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
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
言此以風去聲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

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
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
忘義也慶源輔氏曰周霄亦頗有策士之風但孟子
據道之極不爲其所動直述其義理以告之

人則闕也。崔氏謂王后三翟數皆十三。列國夫人及三公夫人。雖數如命數。理或然也。其在列國之臣。蓋公有孤有卿大夫。有士。其妻服亦分為三等。與外命婦同。而侯伯子男之國。無孤者。則卿妻鞠衣。大夫妻展衣。士妻緣衣也。但天子之卿之妻。止展衣。而侯伯子男之卿之妻。及鞠衣。恐未必然也。三翟之首服。曰副。所以覆首。若後世步搖也。鞠衣展衣之首服。曰編。列髮為之。若後世假紒也。緣衣之首服。曰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髻也。副編次之下。則以纒。并為飾。纒。纒髮者。并今時簪也。

而已。○士之仕。猶男女之願有室家者。此正理也。至於為入男女。而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為士而仕者。不循天理之正。不俟人君之招。屈己以徇利。枉道以事君。則為聖賢之學。皆賤之。直與兒女子相窺相從者。無異。故君子之於仕。未嘗潔身以亂倫。而長往不顧。亦未嘗徇利忘義。而屈道以伸身也。○雲峯胡氏曰。集註未二句。與論語解不仕無義處。語意同。而實有不同者。論語是從不仕無義處說來。故雖兩句。而實一意。孟子是從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兩句說來。故兩句自是兩意。論語蓋謂夫子雖責隱者之不仕。而義之一字。雖仕亦有不可苟者。故集註謂君子雖不亂倫。不仕而其閒。亦非不義而仕。故下一非字。孟子謂既不可不仕。又惡不由其道。故下一不字。集註字字句句精審。如此學者。當如此看。附存疑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此方是周霄發問之本意。故孟子答之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此

秦字宜去。又趙氏惠一條。追司掌主后司字。乃師字之訛。呂晚村曰。急仕難仕。兩義相資。惟其急仕。所以難仕。周霄不解此意。故將急仕。曾出翻駁。誘令孟子深入。將謂一句。跌轉直破。孟子難仕之義。令其無可轉身處矣。孰意被孟子點出道字。仍復如神龍婉嬪。不可捉搦。急仕難仕。本是一意。霄自打作兩極耳。吳因之曰。彭更以為泰。暗指無功說。至無事而食云云。則意已盡露矣。孟子以為非泰。暗指有功說。至入孝出弟云云。則意已盡露矣。然彭更復以為論其功。雖不容掩。論其志。本不在食。要亦不必食也。總是不欲食。士意。孟子則以為但宜論其功。不宜論其志。

君子所以難仕也。○蒙引由前段出。疆必載質。三月無君。則弔之說。則君子之急於仕也。如此。由後段又惡不由其道之說。則君子又有不欲速者在。雖曰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而有所不恤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通考吳氏程曰。直戀反。合正其音。更作張戀反。與傳車之傳同。毛晃收入。杜戀反。內訓通殊附會。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歷聘。徒為泰。御衆多食於諸國。故更以陋矣。

安得以志而掩功也。總是不可不食。意須知末二節。即申士無事兩節。意非判然兩層。要之通章大旨。只是士有大功而不可不食。以報其功。一言以蔽之矣。○賽合註曰。後車三句。雖泛言。其實暗指孟子。非其道。四句。當抑揚看。重舜一邊。

賽合註曰。子如通之下。宜補云。如通功易事。則靈獨男得衣女得食。已哉。舉凡梓匠輪輿。有功於器用者。皆得食於子矣。○說統曰。於此有人焉。一句極重。蓋吾道值大明之時。節繩趨尺。步不見所繫之重。今異端蜂起。邪說橫流。此乾坤何等時節。乃有人焉。起而擔當世教。其功之大。何如。又曰。守如固守之守。有防閑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日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

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人則

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

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羨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

無所質。音茂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

之意在當時邪說橫行。幾把先王的道理決裂殆盡。故欲守之以等待後之君子。煞有關邪衛正工夫。孟子實皆自任。○困勉錄曰。守正所以為待。無兩意。

翼註曰。子何以其志為哉。三句。指定君子。說勿泛。○四書脈曰。且子二句。又就平日泛論。以詰問他。

輿人車工也。新安陳氏曰。傳先王之道。雖未得行於當時。守先王之道。乃可以傳之來世。此其繼往聖。開來學。有功於吾道甚大。孟子蓋自謂也。

通考趙氏惠曰。梓人成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存疑先王之道。廣矣大矣。獨言孝弟者。孝弟人道之本也。觀有子曰。孝弟為仁之本。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可見守先王之道。雖承上入。則孝出。則弟說。又須說得寬。蒙引曰。如論井田學校之制。喪禮封建之法。何莫非先王之道。是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

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

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

音嗣下同

吳因之曰。且子食志乎。至曰。否。主意只要引到子非食志。食功二句耳。然非食志。食功二句。又只是申明子何以其志為哉。二句意見。平日本是論功不論志。安得待士乃論志。不論功耶。
呂晚村曰。此與素餐章同意。但彭更多一番巧辨。食功食志之說。展轉支吾。孟子亦隨難隨解。且縱且奪耳。聖賢無

求食之志。而有可以得食之功。然孟子於答彭更。只自推明其可以得食之功。略不辨其無求食之志者。此固不足辨也。若可以得食之功。則又有二。使吾道大行。澤被生民。而享天下之奉。雖彭更亦以為宜。惟道不行而傳食諸侯。則以為無事而不可耳。然不知入孝出弟。守先待後。其功不在禹下。區區傳食豈以為泰。特論功至此。則已是聖賢大無聊事。感慨係之矣。
四書脈曰。此行王政。就征伐上言。○翼註曰。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似是奮發有為。欲削平亂略。混一區宇之意。故曰將行王政。只淺淺在用兵上說。
四書釋地曰。漢地理志。滕封

孟子卷之六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音嗣。南軒張氏曰。君子之志。固不在食。而為國者。知其有功。則當食之。夫王者之祿。夫人為有以賴其用。而可祿耳。豈必以其志之欲而祿之哉。如其志是率天下而利也。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

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

義者矣。雙峯饒氏曰。當時功利之說。盛不知聖道之從者。則以為無事而食。如王子堯問士何事。不素餐。分皆是此意。畢竟當時之君。雖能養之。而不能用之。

故時人有此疑。然而當時諸侯。尚知尊敬儒者。如孔子之適衛。孟子之仕齊。皆有所養。亦是先王之澤未泯。○新安陳氏曰。此章當與盡心上。不素餐。今章參看。君子居是國。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縱未能為當世開太平。亦足以繼往聖之絕學。而為後世開太平。其有功於道統者。為何如。更等乃以無事而食議之。抑何其無知也。食志為人上者。不當言食。功則功之大小。輕重所當辨。志可以觀人。非所以食人。專食志。則志貪饕者。皆得食矣。食功而不審其大小。輕重。則僅有功於器物者。得以加諸有功於吾道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

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曰。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其

三十一世為齊所滅。杜氏釋例文王子錯叔繡之後。十七世至宣公始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水經注並同。竹書紀年於越滅。惟戰國策作宋滅而通鑑繫之。赧王二十九年乙亥。上距孟子勸行仁政甚遠。集註於宋初王時。即曰嘗滅滕似乎大驟。只當曰宋君偃立十一年自稱王。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云。困勉錄曰。呂東萊云。王者恐天下之有亂。伯者恐天下之無亂。如狄以閔之元年伐邢。其後二年而齊始遷邢於夷。儀狄以閔之二年滅衛。其後二年而齊始封衛於楚丘。齊威之恤。二國必在於二年之後者。所以養其亂也。觀此則

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史記宋世家偃立為君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附趙注曰問宋當如齊楚何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

湯之憫葛伯何等用心真天地不棄一物之念

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

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成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

眾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

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許偉反若非孟子之言人孰知其曲折如此哉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

匹夫匹婦復讎也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困勉錄曰匹夫匹婦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俱無明文而說約直解齊合註則俱主童子之父母說○份按匹夫匹婦可指童子父母說亦可即指童子說蓋童子亦可云匹夫

也帶匹婦言者古人文法不拘泥也。賽合註曰湯始征二句本其始而言意已在上節了此宜重十一征句無敵於天下且虛東面以下正是無敵處又曰為匹夫匹婦復讎曰不止不變曰誅君弔民皆湯王政處故四海之內望以為君而大國無有惡而伐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

通考趙氏惠曰所征十一國按詩商

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韋韋不韋也顧國也昆吾氏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據此則曰葛曰韋曰顧曰昆吾曰夏餘已見旬桀又尚書云遂伐三股凡六伐餘無可考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

賽合註曰曰綏士女曰救民水火曰取其殘皆是武王行

王政處故四海之內皆望武之為君而大國無有惡而伐之也

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音成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

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淺說其土女皆篚厥玄黃以迎武王之師且曰吾紹事我周王庶得蒙其恩澤而見休也於是皆臣附于大邑周焉。○蒙引大註紹繼也猶言事也紹何以爲事蓋向日事商則繼事周矣。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

說統曰。引太誓只重則取於殘一句。所以證取其殘之說也。

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新安陳氏

曰此武王行王政而王之事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

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

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慶源輔氏曰尹氏說盡後世爲國而不自彊。但以疆大爲畏者之病。誠能反是道而求之於已。則知仁者之果無敵。而帝王之道是誠在我而

說統曰。不行王政云爾。是直斥之詞。齊楚雖大。句正是抹煞他那小字。○賽合註曰。此節正是辨其不得爲王政。乃歸重處。全無勉末意。四海對齊楚看。望字對惡字看。爲君對上伐字看。言宋特不行王政。如湯武王云爾。苟真心實意是伐罪弔民而行王政。如湯時雨之師。如武水火之救。則四海之內翹首企踵。如夏民無罰之望。如殷民見休之想。願奉爲共主。齊楚雖大。又何足畏哉。惜宋不能然也。四書脉曰。此章主意。只在不行

行王政云爾一句。勿以末節為望宋行仁。○困勉錄曰。雖說宋不行王政。亦是所以望之。然口氣內則無此意。又曰。看來此章與取燕章。俱要見不畏人意。
說統曰。設喻以起下文。專與久兩意並重。又曰。下文一薛居州且不能專矣。何論久也。

四書釋地曰。炳燭齋隨筆云。引而置之莊嶽之間。註云。莊嶽齊街里名。疏別無一語。案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水百車於莊。昭十年又敗諸

莊哀六年戰于莊。即此莊也。襄二十八年慶封反。陳子轅即此嶽也。蓋齊齊城內街里之名。此繫經典正文。疏家全不引之。足見其疏。余謂朱子言疏乃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書不似疏。益為信然。

已。○問趙氏註脩德無小。暴慢無彊。晁補之曰。脩德無小。能脩德則小。可大。暴慢無彊。遇脩德則彊。必弱。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

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

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

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

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灌也。齊齊

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

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
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
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眾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南軒張氏曰。眾君子之間。置一小人。猶足以蔽主而欺類一君子。而遇眾小人。且不能安其身。如正君何。格君之任。有孟子而戴不勝不能知也。尚何望焉。○慶源輔氏曰。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豈待取辨於一人而已哉。必也兼收並蓄。旁求廣取。使忠賢之士畢集於朝。在君之左右前後者。無非正人。端士然後可。以薰陶漸染。以變化其氣質。成就其德性。是豈獨欲趨事赴功而已哉。○雲峯胡氏曰。此篇言宋事者三。章正好通看。前章謂宋不行王政。後章不能什一去關市之征。見得實不能行王政。此章言小人眾而君

子獨見宋之所以不能行王政也。附蒙引味謂字及使之字疑居州是不勝所引拔也。○味孟子此意蓋不勝是得宋柄且有心於國者故孟子告以此欲其旁招羣彥使忠賢畢集庶其成正君之功非徒責其薦居州無益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附

困勉錄曰蒙引謂不可泥總註界然分為三意此非以分為三意為不是也蓋欲以三意相承說耳蓋總註是撮大意講

引古者不為臣不見此句正答不見諸侯之義然雖不為臣苟君求見之切則亦可以見矣如孔子之於陽貨亦何嘗絕之而不見但自有其節不至淪於汙賤必俟其禮之至而後往見之也此是數節相承之意不可泥總註而界然分為三意全不相屬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

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

甚也追謂求見之切也慶源輔氏曰士固當守義而不往見國君如二君屈已求

見意已誠切聖賢處此必將出見今拒絕之如此則過甚而非義矣附通義仁山金氏曰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越人則段干姓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

困勉錄曰蒙引云一說當時陽貨若不瞰其亡而先加禮焉孔子豈有瞰亡往拜而不見之也耶言一定見之也按賽合註謂此說牽強極是蓋饋孔子蒸豚便是先來加禮了此不是假設之詞

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勦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去聲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慶源輔氏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雖小人秉彜不可矚貨既先來加禮於已則已焉得而不答之然貨之意則非誠矣故施與萬物者豈有差忒哉○新安陳氏曰往答其禮禮也不欲見其人義也○附存疑孔子矚亡往拜

吳因之曰魯有節講二子之言處先要說得鄭重須陰深惡痛絕之意躍然言表則下文由是觀之云云方有情蓋下文語意全在上文種根此等處全要理會○姚承菴曰脅肩諂笑欲得權豪之心費多少精神打點故曰病于夏畦未同而言者不能無愧於神明獨覺處自赧赧然其見於詞色當時即見王侯者大抵皆是此狀○翼註曰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不必指定見諸侯大抵是趨權勢者又曰赧赧是良心難昧處然即此明知可恥而明自蹈有不可曉解者故曰非由之所知○困勉錄曰吳因之謂不曰所

實未嘗見曰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然不見其名則欲見之也此處不重矚亡意只重在往見上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虛業反

已矣脅奴簡反

脅肩竦音體諂笑強上聲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

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

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

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去聲之

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

守而曰所養知非以氣節為高者也。按因之為此說者蓋欲以曾子子路與段干木泄柳對看也。不知段干木泄柳亦可謂有所養。但其所養有不同耳。况此節只重在不淪於汙賤。正不必如此說。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亦俱無此說。○賽合註曰一說由是觀之二句當推開。本文原是君子之所養不是二子之所養。當與君子亦仁而已矣。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之君子一側暗作自負說。此說雖通然與註背。只從註為當。○四書脉曰所養就持身正大立心光明言。不肯往見意補在後。

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

南軒張氏曰若不當往見而往

見是苟賤以求合與脅肩諂笑未同而言者何以異
○慶源輔氏曰曾子重厚篤實故視小人側媚之態如病于夏畦之人而深憐之。子路剛勇果決故以未同而言。赧赧其色者為非已所知而深惡之。二子所守如此。雖各因其資質。然亦是學力所就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

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

恥。汪氏延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太剛則至於絕物太柔則至於喪已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會路

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拜之必矚其亡則與太柔者異矣所以無可無不可而為聖之時也孟子前言二子之所行以明其過後述曾路之所言以明其不及中舉孔子事以明聖人之用中然則孟子之不見諸侯守其分義之中而已
○慶源輔氏曰孔子之事禮義之中正也差以

說統曰通章以非義二字作斷案而知字速字意俱重蓋因其明而激之以勇也

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

之稅也已止也。音古

毫釐則失之矣。干木泄柳則過乎禮義之中正矣。故傷於迫切而不洪。曾子子路之所言則不及乎禮義之中正者。故淪於汙賤而可恥。此君子之行已。所以戰戰兢兢而唯恐有過不及之失也。然與其汙賤之可恥。寧失於迫切而不洪。段干木泄柳猶為狷者也。○雙峯饒氏曰觀陽貨事則不特諸侯不可見。觀曾子子路之言則不特不可往見。雖平交之人亦不可強與之言。蓋物不可以苟合。○雲峯胡氏曰士尚志傷於迫切者。量雖未洪。猶不失為志之高。淪於汙賤者。其志甚卑。無足道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

孟子曰今有人曰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

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惡惡臭其不敢邇也如探湯其不敢須臾寧也如坐塗炭而其徒義也如飢渴之於飲食蓋見之明而決之之勇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自拔而自新也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為盈之說則將身汨沒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於革弊復古之事而為盈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域故自脩身至於治國知仁勇之三德缺一不可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決之可

不務哉○慶源輔氏曰天下事只有義利兩端纔出義便以利言也焉有兩存之理若知義理之不可而猶有吝惜之意不肯速改則亦終歸於悠悠必不能自拔而自新矣○新安陳氏曰請輕之如減日攘為月攘不知其非義不智也知其非義而不速改不勇也不智之罪小不勇之罪大通旨朱氏公遷曰語年饑用不足章什一去關市之征章及言賦稅皆因其過而以中道矯之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

尋理之常也徽菴程氏曰氣化在天者有盛有衰盛焉而治衰焉而亂也事理在人者有得

翼註曰天下之生久矣如云自有生民以來非一日矣兩一字見循環意惟治亂循環則撥亂而反治者責在聖賢所以予不得已也○份按註

反覆相尋。雲峯胡氏則謂是氣化人事之反覆相尋。程氏則謂是氣化之盛衰反覆相尋。人事之得失反覆相尋。當以程氏之說為長。○氣化之所以盛衰。以人事有得失也。而人事之所以得失。以氣化有盛衰也。二者源不相離。今試思三代而下。孰為氣化之盛衰。而不關人事者。孰為人事之得失。而不關氣化者。孰為因氣化之盛衰。而人事方有得失者。孰為因人事之得失。而氣化方有盛衰者。雖強欲分之。而有不可得者矣。雲峯及蒙引困勉錄之說。皆不盡然也。○惟洪水之災。乃自洪荒以來。未能平治者。似止由於氣化。然自堯以前。人皆無治水之策。則亦未嘗

有失。得焉而治。失焉而亂也。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如環無端。此理之常。固無足怪。所貴乎聖賢之生斯世。亦惟以理御氣。庶幾反失而得。反衰而盛。反亂而歸於治焉耳。○雲峯胡氏曰。古今一治一亂。只是氣化人事反覆相尋於無窮。或氣化有盛衰。而人事之得失。於是乎生。或人事有得失。而氣化之盛衰。於是乎轉。反覆相尋。皆理之常也。○新安陳氏曰。學者當深察孟子所以不得已之心。下文詳之。章未又申言此二句。以結之。豈惟孟子。凡聖賢出而任三才。扶三綱。皆不得已也。一治一亂。乃此章綱領。下文節節照應之。○蒙引朱子作李忠定公奏議後序云。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所謂感於人事之變者。自入事得失言也。所謂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者。自氣化盛衰言也。○存疑小註輔氏說堯之亂。純是氣化。孔孟之治。純是人事。其餘氣化人事相兼。愚謂氣化人事。原不相離。堯之洪水。雖是氣化。亦由前此未嘗無

不可謂人事之不脩也。存疑所論極是。

呂晚村曰。山川崩洞。日月薄蝕。若以數言之。皆是常理常度耳。然帝王正說不得是常理常度。以轉移氣數之責在帝王。天人感應之由。在帝王予不得已。無可推也。彼必援引堯湯之水旱。而謂天變不足畏者。非愚即諛。凡小儒偶得曆占之術。而未聞聖道。鮮不墮此義也。○困勉錄曰。警余二字。雖不可謂不重。然只要見洪水之為害大。不重聖人之懼災。上此誤本。雲峯胡氏又曰。大抵因當時人只知堯時有洪水。而不知洛水之名。故又著洛水者。洪水也。一

人事未脩。是未嘗無人事。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息邪說。雖是人事。亦由天生。大聖大賢以開萬世之治。氣化實未嘗無。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洛水警余。洛水者。洪水也。

降又胡貢。胡工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洛水。洛。胡貢反。

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純由乎氣化也。○雲峯胡氏曰。自開闢至於堯之時。不知幾治亂斷。自堯起。有徵也。洛水繫乎氣化。而曰警余。未嘗不反。

句不然則只引洛水警余一句足矣○份按困勉錄所云是引書正解然呂說亦精故錄之

四書釋地又續曰朱子語類禹貢曰禹治水乃是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後人以爲自上而下此大不然不先從下泄水却先從上理會下水泄未得上當愈甚是其治水如此又曰禹治水先就土低處用工又曰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方可下手不覺觸悟禹掘地而注之海正所謂下面之水盡殺也在所先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則所謂上面之水漸淺在所後禹當日治水方略等閒爲孟子拈出後人治水專與

而求諸人事也所以此一亂卽轉而爲一治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

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

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

掘地掘去上聲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

也險阻謂水之汜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慶源

輔氏曰此一治氣化人事相參者也夫人與鳥獸亦相爲多寡蓋同稟於氣故也繁氣盛則正氣衰正氣多則繁氣少聖人於其間有造化之用亦時焉而已○新安陳氏曰洪水乃治世之一亂禹反其亂而治之此禹之不得已於有爲者也附通義仁山金氏曰亡父桐陽散翁曰洪水滔天多是潦降水生之時而

此三言相反○四書釋地續曰顧景范說禹貢九水黑弱二水自荒裔之川渭水止在雍洛水止在豫濟水則滅沒難明當在關疑之列迄今其條貫猶存而經緯可見者惟江淮河漢四水而已矣言水由地中行不證以四瀆而曰江淮河漢者是得毋亦預爲今日之水之地也耶景范不覺笑

翼註曰江漢南條之水河淮北條之水味是也二字是指今日安流者以見當時禹功當以治水爲主蛇龍鳥獸俱帶說○賽合註曰鳥獸卽蛇龍之類○份按此節當以治水爲主驅蛇龍卽治水中事只帶說困勉錄謂水由二句承掘地句險阻二句承驅蛇

禹之疏鑿則在泉縮水落之候集註掘去壅塞此爲得之然亦有掘平地處如兗州平土當河轉之衝故禹釀爲漯水疏爲九河亦爲平土汜濫故掘地而使之歸港震澤三江亦然如後世開渠泄水則亦有之其餘亦多是開鑿岸口壅塞耳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

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

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

龍句非也。險阻註中明指屬水之汜濫。豈得屬之驅蛇龍句乎。又按鳥獸即指蛇龍之類。存疑謂下只曰水由地中行。不及蛇龍者亦非也。呂晚村曰。問除湯放桀一案。而竟及武周何也。輔慶源謂以類數至紂而大亂無以復加。想見夏桀時未必有飛廉等與虎豹犀象之害。此說亦似大泥。孟子約舉古今治亂之槩。不是定治亂之數。止於此也。只將從來變局各提其大者而言。堯舜時天地之變。與禹三代時放伐之變。舉周公春秋時道統之變。舉孔子則言紂而桀在其中。言武周而湯尹在其中。不可因文有詳略。而別生躋武周抑湯尹之論。亦不可謂商周固一樣。

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氣。舜沒其間。夏太康至商武乙等暴君不一。難以類數。至紂而大敗極亂。而無以復加矣。故直推至紂時言。之。想見夏桀之時。亦未必有飛廉等惡人與夫虎豹犀象之害也。○雙峯饒氏曰。暴行即上面壞宮室棄田宅也。暴行通上下而言。必有邪說。糊塗了箇理義。然後暴行始作。○蒙引。由堯舜至於湯。亦五百有餘年。而湯實伐夏救民。是亦反一亂而為一治者。孟子何故畧之。曰。據湯盛德實不在武王下。然桀之亂。不如紂之甚。而湯靖難之功。亦止一舉而大事定。悉數之。不過什一征耳。此於禹之治洪水。武王周公之誅紂。伐奄。驅飛廉。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其勞實數倍也。故畧之。舉其甚者言。蓋亦偶然無意於抑之也。○邪說暴行。又作上文云云。全指在上人為亂首者。此句通上下而言。暴行不止。謂上文云云也。如此說。又字方有歸着。不然。又字無安頓了。○唐高宗欲廢立后。許敬宗倡為田舍翁多收十斛麥之說。以贊之。

而為欲夸張武周。故且置湯尹也。

然後廢立始成。王安石將行新法。以罔民利。必假周禮以文之。自古及今。大抵皆有暴行。必有邪說。以文之。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

缺。相去聲。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鄒晉昭曰。奄字書作奄。古通用。衣檢衣廉二反。

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

孟子大卷之六 滕文公下

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慶源輔氏曰此

一治又氣化人事相參者也舉書言文王武王謀之大功業之光所以佑助開迪夫後人者莫非正大道周全盡美而無一毫缺壞之失也蓋正可爲也無缺爲難無缺謂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三千三百之儀與至誠無倚之道並立而不偏凡所以正德利用厚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僞禁邪正憲之法無一之或墮夫然後可以爲無缺至春秋時則道墜於地而無復有存者矣○趙氏曰按奄國在淮夷之北飛廉善走以材力事紂周武王伐紂并殺之○新安陳氏曰商末大亂武王周公反其亂而治之此武王周公之不得已於有爲者也附蒙引引書以明一治之功如此其勝也不可依近時說天下大悅是治功大慰於當時書曰云云是治法垂於後世作兩意看非也○存疑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云云只是說上文戡亂之功○三年討其君是承伐奄說○淺說周公相武王不特爲民除害以得天下之悅

份按蒙存之說與淺說不同蒙存本是正解然淺說亦可備一說故並錄之

而已想其民害掃除天下一統必有大制作以致天下之大治也書曰丕顯哉文王創業之謨丕承哉武王制治之烈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所以佑啓我後人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大亦無一事不致其周密也然則周公輔相之功亦大矣當時太平之盛何如哉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

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前

乎此者雖曰世亂然但禽獸繁殖有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爲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此一亂又甚於前日是亦氣化人事之使然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

四書家訓曰孔子懼懼上篡弑之禍不可長也此皆由天子之事不明以至於此故作

春秋以明天子之事。○賽合註曰此節重春秋天子之事句正見其寓王法以誅亂賊而為治處。孟子引知我罪我之辭只以明春秋天子之事而誅亂賊意已包在天子之事內矣。○困勉錄曰翼註謂新說天子之事不作託南面之權說只是還大權於天子意最妥。即高中玄之意然所謂還大權所謂尊周室者如何還之如何尊之亦仍是託南面之權矣。又曰夫子之託南面與伊周之放攝同一例也。且只明其事而已未嘗行其事也。雖託何傷。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

胡氏名安國字康侯建安人

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

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

新安倪氏曰書臯陶謨篇

云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書言天子治天下之事孔子作春秋其大旨正以明此治天下之事而為後世法也。○惇典之惇集註避宋光宗諱而以厚字代之。

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邊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

通考吳氏程曰

以慮後世而知聖人者君子也故幸其存天理遏人欲以託南面而罪聖人者小人也故戚其不得肆欲

通旨朱氏公遷曰此以事功言孔子繼往聖開來學則其功賢於堯舜撥亂世而反諸正則其功著於春秋宰我舉其統體言孟子即其一事言○蒙引要看是故二字下兩句都要粘着天子之事一句說○存疑是故字要說有着落惟春秋為天子之事所以知之者以是罪之者亦以是知之者以其功也罪之者以其僭也知之者君子也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滕文公下

乾

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耳○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乎人事者也雖氣化不應而不使孔子得位以撥亂而反之正然討亂賊垂治法其功又大於舜禹矣○潛室陳氏曰此謂聖人以王法繩諸侯所褒所貶皆是奉行王法此聖人大用非孟子不能知胡氏發明備矣○雲峯胡氏曰集註前言禹與周公之功曰此一治也此當時之治也此言孔子春秋之功曰此一治也萬世之治也○新安陳氏曰孔子雖不能興治道於當時而能垂治法於後世蓋在當時倫紀亂矣孔子欲反其亂而治之此孔子之不得已於有言者也通旨朱子公遷曰思無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及此節總論一經之旨孔子之論詩是欲人知其要孟子之論春秋是欲人知其義王者迹熄一章是明孔子作春秋之法世衰道微一節是明孔子作春秋之本意○又如孟子春秋無義戰之云亦總論一經之旨是又專主征伐而言者也附蒙引朱子說一治只云致治之法垂於萬世而不及亂賊懼語錄又云非

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此正與集註一般當如何分幣曰集註及語錄與孟子自言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俱一般何也亂臣賊子豈謂當時亂臣賊子耶是自有春秋之後底亂臣賊子懼也豈非致治之法垂於後世也耶蓋是誅其既死者以警其將來者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
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
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

說約曰此條照達說在獸也分上只斷楊墨是禽獸下即言禽獸之害大能食人也公明儀幾句起下不承上人將相食流毒轉轉遂使無父無君之害戕賊無窮世道大壞矣後率獸獸字即是禽獸也獸字實指楊墨不是空說○說統曰是禽獸也截上斥楊墨立教之非下著楊墨為害之大通節以處士橫議一句

為綱以為我兼愛四字為案以無父無君四字為斷以禽獸二句為結局又曰聖王不作二句相通說下原橫議之由以主持道統者無其人耳又曰不怠則不著正見得彼此勝負閒不容髮處邪說誣民二句即是申解上二句意玩是字自明○賽合註曰由孔子來至於今聖王不作故無以肅王綱而諸侯放恣惟諸侯放恣故無以維世教而處士橫議○困勉錄曰無父無君猶未至於弑父與君至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則弑父與君亦有之矣又曰註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此二句只貼得一獸字而大亂將起一句則總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二句玩達說自明淺

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橫為皆去聲 李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

扶又反

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

墨子愛無差

楚宜反

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

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

義見

形旬反

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

雲峯胡氏曰不中則曰橫議不正則曰邪說

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

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

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朱子曰楊墨只是差些子

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氏見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

說以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二句貼率獸食人而大亂將起一句貼人將相食殊謬又曰自楊墨之道不息四句只承上無父無君說以起下食人此四句未便是食人○翼註曰孔子之道即作春秋以正君父之倫者故因楊墨而不著

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高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為禽獸也○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於為己列子云伯成子高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其言曰一毛安能利天下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自治矣○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缺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愛父母必疏其孝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哉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澹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問率獸食人亦深探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曰不然即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俚俚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清

說叢顧涇陽曰墨氏言仁豈能有加於聖人之仁楊氏言義豈能有加於聖人之義乃被其充塞何也曰二氏倒邊做做得奇恰有一段精神能動人吾聖人隨時順應做得平也無可喜也無可驚人見之只如常所以收他不住相率去而之彼曰試舉看曰墨

談此便是楊氏之學。卽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聖人之道非不愛身也。然有致身事君之義。有殺身成仁之時。故不至於無君。非不愛物也。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序。故不至於無父。無君無父。則人道滅絕。又將視弑父與君而冥然不覺矣。是則人而反與禽獸無異也。故引公明儀之說。以言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安於戕賊。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與公明儀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類矣。楊墨之道。不息則邪說誣民。孔子之道不著。則充塞仁義也。此四句只是說天理人欲不並立而已。所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者。是解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兩句也。以徧滿字解充字。以妨字解塞字。但不曾解誣民兩字耳。其實謂邪說誣罔天下之人。其勢至於充盛。窒塞人心。固有之仁義使不能發也。夫仁義具於人心。而爲邪說所誣。而充塞之使不能達於外。况能擴充之以全

氏之仁。至於摩頂放踵利天下亦爲之。是甚麼樣慈悲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反若多所分別。然楊氏之義。至於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甚麼樣清淨。聖人立必欲俱立。達必欲俱達。反若多所兜攬。然故曰惡紫之奪朱。惡鄭之亂雅。豈惟亂之。又能奪之。何者。朱不如紫之艷。雅不如鄭之濃也。爲我兼愛之能奪吾仁義亦若是耳。

翼註曰。楊墨指其人。淫辭指其言。害事者無父無君之一

其量乎。西山真氏曰。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不恤。故其迹似乎義。墨翟於親疏之間。無乎不愛。故其迹似乎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不溥。則非爲我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楊朱專於爲我。則昧乎理之一。墨翟一於兼愛。則昧乎分之殊。若是而曰仁義。乃所以賊乎仁義也。雙峯饒氏曰。墨氏無父之教。便充塞了仁。楊氏無君之教。便充塞了義。有仁義。則天下治。無仁義。則天下亂。今仁義既充塞。則亂將起。而率獸食人人。又將相食矣。通旨朱氏公遷曰。聖賢闢之以義。孟子之時。楊墨二家最爲害道。其次則有兵家農家縱橫家及貨殖之徒。各專一業。以聾瞽天下。大抵惑入心者。莫如兼愛爲我。快君心者。莫如強兵富國。而皆足以重斯世之禍也。故深闢之。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端害政者無父無君之大端也。害則俱害，不分先後。又曰：閉距放三字相映，譬如賊自外侵，須防守家當。此是閉因拒敵驅逐，此賊是距放。距放正所以閉也。欲閉故距放，距放故不得作。○徐自溟曰：邪說自古有之，自堯舜既沒，夏商間邪說暴行，作春秋時邪說暴行，作孟子時邪說又大作而為政行矣。暴行在事上，顯肆其邪而政行則在上，陰溺於邪生心而政事之行處皆害，正其行之諛也。○賽合註曰：作於上須云設使不為之距與放而使二子之說行，則人心惑於為我兼愛之說而作於其心矣。作心字為主，害事害政皆本於心來。又曰：三箇作字不同，一指天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

易吾言矣。為去聲，復扶又反。

閉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

西山真氏曰：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雙峯饒氏曰：無父無君乃楊墨之見於行事者，少焉充塞仁義而至於率獸食人。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是害於其政了。

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

此乃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乎人事也。雖氣化不應，孟子亦不得志於時，然因其言而異端滅息，吾道至今得以不墜，此孟氏之功，所以不在禹下而亞於孔子也。○雲峯胡氏曰：前云此一治也，周公之功與禹同，此云是亦一治也，孟子之功與夫子同。附淺說：吾為此懼，思欲閑先

下言一是心溺於為我兼愛之說，二是事偏於為我兼愛之行。○四書脈曰：味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語，見得聖人必不以今日之言為無益之辯，不指生心四句。○困勉錄曰：雙峰以無父無君貼事，以率獸食人貼政，看來未是蓋其始有無父無君之事，亦有無父無君之政，其終也有食人相食之政，亦有食人相食之事，不分應為是。又曰：鄉原章只在平反經，而此章說閉先聖之道專在乎距放。蓋此章為好辯發也。○份按：歐陽子本論所謂脩其本以勝之者，鄉原章君子反經之說也。韓子原道所謂不塞不流，人其人，火其書者，此章不息不著，距楊墨放淫辭之說也。

聖仁義之道，於是距楊墨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起於世以惑人。蓋此邪說若作於其心而心為所蔽，以陷於一偏，則害於其事，既害於其事，則害於其政。○存疑：距楊墨放淫辭，歸於使邪說者不得作，蓋邪說即楊墨之說，淫辭即其說之浩瀚放蕩也。○蒙引：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二作字不同，雖皆訓為起，然不得作，謂不得復起於世以惑人也。作於其心，心惑於兼愛為我之說也。○害於事，害於政，二處先後不必深為之說，若自有深義，朱子當先為之解矣。大抵害於其政者，亦能害於其事，害於其事者，亦能害於其政。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

蓋楊氏為去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

此當時之蓋，楊氏為去聲，下同。史記：申不害故鄭之賤臣，就異端言。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者，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

卿斯自以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

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問墨氏兼愛疑於仁

此易見楊氏為我何以疑於義宋子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

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又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

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雙峯饒氏曰前言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此言作於其心

害於其事作於其政害於其政亦各有意前言畢竟政是大體事是小節今既生於其心則必害於大體

既害於大體則少焉於那小節都壞了通考仁山金氏曰佛氏寂滅類楊而禪定立脫之說過之慈悲普

施類墨而平等無生之說過之蓋兼無父無君之教而資率獸食人之禍者所以其害為尤甚○楊氏與

日晉魏出臣道壞佛老興子道絕又曰異端蟠結於中國而不解者以名士大夫主之也故唐則蕭瑀王

縉白居易裴休梁肅也宋則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張商英也故上而君相下而閭里信之而不疑○愚按

二程子闢佛老之說凡五十餘條而其要則曰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其二則

日釋氏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為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何復障若

以理為障則是已與理為二又日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為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

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渴飲而飢食戴天而履地

又問華嚴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

理如何日只是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日萬理歸於一理也凡此足以見似是而非與夫大亂真者矣

因并附焉通旨朱氏公遷日禹周公孔子以事功言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

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份按此節是結上三聖之事以起下我亦欲云云以承三聖意

抑止也兼并平聲之也總結上文也西山真氏曰三聖事雖不同而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也附存疑前既歷敘三聖之事以已繼之至昔者禹抑洪水兩條又是總舉上文之意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公所膺也

說見形句反下解見音同上篇承當也雙峯饒氏曰孟子所以引戎狄荆舒者以楊墨

乃夷狄之教也附蒙引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此段直是要起下段以楊墨正是無父無君在所膺者也不連上意

吳因之曰自我亦欲正人心至承三聖一氣相連勿斷以承三聖謂已拯入心之陷溺亦猶三聖拯天下之陷溺一般蓋把三聖形出自己維世的意思非謂繼往承先如子私淑諸人語意也○困勉錄曰因之謂據家引云正人心以息邪說蓋以正人心作息邪說之本也然據本文口氣當把正人心另提起言因為正人心故欲於邪說息之於誠行距之於淫辭放之蓋上文仁義充塞嗷獸食人所謂人心不正也惟人心不正故欲距楊墨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惟意在正人心故欲息邪距放淫此正前後相應處觀此則息邪距放淫為正入心而設彰彰明矣按

我亦欲正人心邪說距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

諛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

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音怪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

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

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朱子曰當時

之徒孟子都不管他蓋他只善得箇窟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辯也然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為是知異端之學為非乃是孟子有

蒙引與大全是論道理如此若孟子此章本為好辯而發其意自歸重在息距放也因之發得極透淺說謂正人心四者當平說下亦因大全蒙引而失之也不知大全蒙引只是論理之詞也○份按註云邪說橫流壞人心術云云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正是以息距放為主蓋人心之所以不正者由於邪說之橫流故息距放乃所以正人心吳因之困勉錄所云殊得集註之旨○或問云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即註邪說橫流害人心術之意其上文謂人心不正而邪說乘間得入乃又在其前探本言之須善看

功於後世耳○問孟子欲息邪距詖而必以正人心為先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入心而已何必為此紛紛而涉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而為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為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所以息邪距詖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慶源輔氏曰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此又深致其意者欲人之察其心而知邪說之真可畏也○問邪說詖行如何分雙峯饒氏曰說既邪辟其行必偏詖其辭愈見淫蕩詖

行淫辭自邪說上來放者放廢距絕○雲峯胡氏曰洪水猛獸之災由氣化夷狄篡弒之禍由人事邪說為人心之害則有甚於此者矣人之本心未嘗不正為邪說所害易淪胥於不正故孟子之辯拳拳欲正人心其仕也亦必先於正君心○新安陳氏曰洪水猛獸夷狄篡弒皆災禍之害入身者惟在於一時若邪說乃災禍之壞人心者且流於無窮而為害尤甚慘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深排力救之也通考雙峯饒氏曰前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為綱領下面又言治了又亂亂了又治再三如此反覆說了則又到此以三段總結前面前以予不得已一句起頭後以予不得已一句結合既而又繳上不得已去通旨宋氏公遷曰此孟子以闢異端自任○蒙引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四句亦有序蓋人心不正所以邪說得間而入邪說既入行亦隨而詖矣詖行既行於是互相倡和又有一段淫辭成一篇說話文字故云云○孟子知言先淫辭後邪說此則先邪說後淫辭者何也曰說短而辭長故淫辭居後

方孟旋曰孟子非懼也之力孤又望人之口舌以顯之只是引天下之人共為聖人之徒見三聖之道人人可承無非正人心意也○困勉錄曰翼註云註中發公其責於人之意最好又一說不重公其責於人只以徒字應上節承字而足其意耳按賽合註謂此節亦是足上意蓋能言而距楊墨吾於人且有厚望况身任其責而忍自諉亦明已之不吝不辯也此即翼註後一說之意也看來還是公其責於人之意○份按說叢云能言節註最好言當此之時能言距楊墨三字的人即是此心有主張即此是其心之正是即聖人之徒此是愧倦屬望於處士橫議之日正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扶又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慶源輔氏曰此義自朱子發之若朱子則真可謂以道自任者故言此以詔天下使天下人人存此心則異端之說將無所容而聖人之道不復有蔽蝕之者矣豈小補哉○孟子意謂自今以後不待有知道者真能息滅楊墨之害然後可以繼聖人之事但能為說以距則是亦聖人之徒矣此可見自任之重而望人之切也○西山真氏曰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王道為心庶幾生

不必看得太深愚觀存疑云能言距楊墨謂其能立言距楊墨也翼註云能言距楊墨者是以言而距楊墨非但言此距楊墨三字也當以存疑翼註為長

人之類不淪胥於禽獸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朱子曰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二者之間蓋不容髮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纔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之若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恕這便喚做賊之黨○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新安陳氏曰如解攻乎異端為攻擊閑先聖之道為閑習皆是不必攻討之說附存疑能言距楊墨謂能立言距楊墨也故曰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尹

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

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自以為承三聖

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

度待洛聖賢之心也程子曰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

教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

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

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

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

其差必至於於是也○朱子曰此段最好看見諸聖賢

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

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力量恰是天

地有缺齧處得聖賢出來補教周全過得稍久又不

免有缺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聖賢是甚力量直有

闔闢乾坤之功○新安陳氏曰聖賢反世之亂而治

之達而在上則見於有為而治功見於當時窮而在

下則不免於有言而治法垂於後世孔子曰予欲無

言終不能無言也作春秋以為後法猶未至於辯者

孔子之時異端未熾而孔子之聖言教易乎故也至

孟子則時益降異端益熾而孟子之亞聖又不及孔

子公孫丑萬章之徒聞言猶未達况於外人則其闢

楊墨烏得而不言言烏得而不辯蓋有大不得已焉

者既以不得已於辯者自致其力尤以能言距楊墨

望凡為吾徒者之同致其力焉非朱子深知孟子之

心孰能發其精微之蘊如此哉此章於古今世道聖

賢事業關涉甚大宜精察深思之○東陽許氏曰集

註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竊謂氣化盛人事

得則天下治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亂是固然矣然

孟子此章答好辯之問而孟子之辯專為闢楊墨而

發則易亂為治全賴人事以補天道之不足反氣化

四書脈曰居於陵是廉其居三日以下是廉其食將取也
○四書釋地續曰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酈注魚子溝水南出長白山東仰泉口山即陳仲子夫妻之所隱志長白山者節去下山字若以仰泉口即其家於陵非也唐張說石泉驛詩目下自注於陵仲子宅漢於陵故城章懷太子賢白在今淄州長山縣南與通典合張說詩云長白臨江上於陵入濟東我行弔遺跡感歎石泉空江繡江發源長白山南今章丘縣清河是計於陵仲子家離其母所幾二百里矣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日無見也井上有李螯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螯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螯螯音齊螯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擘簿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眾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上聲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

翼註曰細玩孟子此章俱是反詞與許子之不憚煩同一機括本欲明相兼之不可反責以交易之為煩本欲明母兄食室之當安反責以槁壤黃泉之為潔此文字最巧最深處
翼註曰伯夷之所築樹不拘伯夷只是所從來者義盜跖亦然若律聖賢中正之廉亦不必問所從來但就仲子刻

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慶源輔氏曰齊俗奢侈放縱當戰國時士之傷廉者必多有之此匡章所以推仲子之廉而孟子亦以為齊人之巨擘也存疑仲子惡能廉非謂其不廉也如仲子之所欲廉非人之所能雖仲子亦莫之能也仲子既不能亦不得為廉矣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

苦立意故責之如此○說統曰此正明其不能如蚓處伯夷盜跖字不可混但合義的便是伯夷不合義的便是盜跖是未可知重在跖一邊

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附蒙引大註仲子未免居室食粟一句貼在本

文下飲黃泉二句內○伯夷之所築二句言未知其果合義與否若合義便是伯夷所築不義便是盜跖所築不要泥伯夷盜跖字○以仲子之廉孟子何至疑其所居或盜跖之所築所食或為盜跖之食與曰明其所居所食之不能義於其兄之室兄之食也但含意不露下文方盡發此意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音壁 纊音盧

辟績也纊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

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

離母處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顙曰

惡用是覩覩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

兄自外至曰是覩覩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閣 辟音避 頻與顙同 顙與

覩同子六反惡平聲 覩魚乙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

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覩覩鵝聲也頻顙而言以其

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附淺說是何傷於義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

之也曰是亦不義也何以言之仲子齊之世家也云云出而哇之夫母之食兄之室本無不義也而仲子乃以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安得為義於母之食於陵所居之室安得為義於兄之室既不能義於母之食兄之室則亦不義之類耳於此既不食不居於彼亦宜不食不居也仲子

以母則不食云云○蒙引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孟子此數語非為仲子敘世家也所以明其兄之祿為可食兄之室為可居也○是覬覬之肉也是其兄譏之之言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

平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

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

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

說約曰欲充其操亦惟并不居於陵而食妻之食然後可然斷斷不能矣

份按說統謂此章不是責他廢母兄之倫困勉錄謂圈外註及大全責仲子廢人倫諸條俱屬此章實意愚謂經文明以辟兄離母責之何得謂廢人倫是實意且居于於陵而食妻所易之粟有何不義而孟子以為是亦不義之類者正為其辟兄離母以母兄之居食為不義耳則從廢人倫立說乃中肯綮也

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

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蒙引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即是上文充

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之意○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

為大記祭義有人則可參天地而為三才無人則天地亦不能以自立矣人之所以為

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

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朱子曰

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不為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余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為法於天下者則

知之矣。○問溫公謂以其兄不以道事君而得祿，不以道取於人而成室，故以為不義。仲子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為也。曰：仲子齊世家，則祿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果以不義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故，則母子兄弟之間豈可以遂滅天性之恩哉？飾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世亂俗之尤。先王所誅而不以赦者也。所謂狷者，則亦言行之間小過乎？中而已。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南軒張氏曰：仲子徒欲潔身以為清，不知廢大倫之為惡。原仲子本心，亦豈不知母子之性重於妻兄之居，愈於於陵乎？惟其私見所局，亂其倫類，至此極也。衆人惑於其迹，以為清苦高介而取之，非矣。世之貪冒為惡者多矣。孟子於仲子獨闢之深者，世之為惡者其失易見，而仲子之徒其過難知也。惟其難知，故可以惑世俗而禍仁義。反復闢之，蓋有以也。夫○慶源輔氏曰：以神子之孤介自守，足以高於一世之俗矣。而孟子所以力闢之者，蓋世衰道微，學者大抵因其資質之偏而固執一說，力行以取名，初不顧義理之如何。如告子

份按若問所從來則室與粟豈必伯夷所築所樹三句原文作若問所從來則織屨辟糶以易之室與粟又安知其所從來之非義更覺分明

許行陳仲子之徒皆是也。况如匡章者，既稱仲子為廉而傾向之矣。此固以道自任者之所憂也。孟子烏得不排之哉？又曰：仲子之所守不必驗之他人，只自其身而推之，則已有不能自滿其志者。故孟子直以為蚘而後能充其操，斥之則仲子之行是豈人之所能為哉？聖賢之道充之則至於與天地同功，仲子之道充之則至於與丘蚓同操，是豈人理也哉？○雙峯饒氏曰：不要問所從來，只當思量我當食兄之祿與居兄之室否？若問所從來，則室與粟豈必伯夷所築所樹如諸侯之取人猶禦然？既交以道，接以禮，則孔子受之矣。○或曰：匡章亦黜妻屏子者，故喜仲子孤介之行。新安陳氏曰：不然。匡章以父為重，故視妻子為輕。仲子反視母兄為輕，而於妻則反食。孟子矜匡章而非仲子有以也。此章當參看盡心上篇，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下文云：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斷盡其人。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經註三廉字當辨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此廉之正義，豈不誠廉士哉？此廉字陳仲子不中禮之廉也。仲子惡能廉及注

仲子未得為廉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此三廉字是廉之正然後可以為廉耳未能如蚓之廉滿其志而得為廉耳此三廉字是仲子之廉字存疑夫廉者有分辨之謂辭受取予有義存焉辨其孰為義而受孰為非義而不受此有分辨乃謂之廉也故以孔子之大聖受食於列國孟子之大賢受食於齊梁皆不為貪有義存焉故也仲子以兄之祿與室出於君之待士者皆以為不義而不之受是不知聖賢之義專以不受者為潔乃刻意行怪者之所為過中失正之甚不惟於聖賢之道有所未合充其類於人情理勢實不可行不惟人所不能雖仲子亦自有不能者故孟子推類而言之使其理屈詞窮反已深思而得所謂義者自有在也○孟子闢陳仲子皆是闢聖道闢邪說正人心處與距楊墨闢許行同意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六

此三廉字是仲子之廉字存疑夫廉者有分辨之謂辭受取予有義存焉辨其孰為義而受孰為非義而不受此有分辨乃謂之廉也故以孔子之大聖受食於列國孟子之大賢受食於齊梁皆不為貪有義存焉故也仲子以兄之祿與室出於君之待士者皆以為不義而不之受是不知聖賢之義專以不受者為潔乃刻意行怪者之所為過中失正之甚不惟於聖賢之道有所未合充其類於人情理勢實不可行不惟人所不能雖仲子亦自有不能者故孟子推類而言之使其理屈詞窮反已深思而得所謂義者自有在也○孟子闢陳仲子皆是闢聖道闢邪說正人心處與距楊墨闢許行同意

